

書

集

傳

綱領

孫氏曰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於書然帝王之治本於道帝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

呂氏曰書者堯舜禹湯文武畢變伊傳周召之精神心術盡寓於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必先盡吾心然於可以見古人之心朱氏謂書者心術之府也

詩曰

朱氏謂書者心術之府也

漢孔安國書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二墳墳大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典大言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時之者不一斷自魯虞以下訖

于周凡百篇所以垂世立教示人主以軌範也秦代曰周禮外
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偽妄成王之末河圖尚書著錄時三墳五典猶有
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不應多刪去之或曰或謂三墳等書恐其為過差之
所見止自面呈以下不可知耳○愚曰或謂三墳等書恐其為過差之
制不可為法於後世故孔子不取後文侯之命及六書孔子猶取之三
墳雖為過差然亦若易所記伏羲神農等事禮記所記星辰辰辰以著
及

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

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濟南伏生年

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我二十八篇以其上古之書謂

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漢書伏生名勝為秦博士學文則求
以治時伏生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博士掌故張敖往受之○唐孔氏曰
伏生本但自竟典舉國諫高貢甘苦湯湯管筆使高宗形日西伯政本微

子物曾洪範金縢大誥東諸洎於竹書竹書之洛諸多方多子
政無使君使顧命呂刑又佚之○漢書亦作竹書謂之今文尚書

王帝子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

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唐孔氏曰傳即論語也
經是也水先王傳與乃

孔子傳說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闢金石絲竹之音乃

故謂之傳

不棄宅宗以書遺孔氏科斗書廢已夕時人無能知者

斗蓋神子也字形如科斗始於書說文二代不敗

有大篆與科斗並行終三代所用一體而

八體曰大篆小篆刻符籀書篆印署書曰篆書

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

謂之古尚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唐孔氏曰二十五篇謂大禹謨五子

三篇或有一使說命二篇表誓三篇武王十一年命

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二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

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

者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會國有

以聞

十八篇書成遭巫蠱而不出漢儒遂以張霸偽書二十四篇

為古文尚書兩漢儒者所傳皆以霸偽本故趙岐注孟子杜預

注左傳章昭注國語凡所舉出二十五篇之中皆指為說書

張勳曰表姑所載與兵五津白魚入于王州有火後十王屋遺為鳥等語漢儒多用之史即周本紀亦載其腐舊至後漢馬融始疑其為偽書

此書漸出及隋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夫

其書漸出及隋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夫

書遭秦火失其半存者又隱而不出自漢武帝巫蠱事至隋

開皇二年凡六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是

可數也已孔氏書於皆別錄書至唐天寶間詔衛衡改古文

從今文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此書之始末也

二十一篇而孔氏傳之者九篇有之增補者三篇舉漢詔曰不異

死於代則不與今也詔曰終受其恩元明非矣舉漢詔曰不異

載百九十九篇而孔氏傳之者九篇有之增補者三篇舉漢詔曰不異

若所載者皆與今文同而文辭則與今文異其語及於經所載書

文亦多此類也然伏生所傳之書與此書之書也衛衡改古文

疑錯簡也人亦多與此類也然伏生所傳之書與此書之書也衛衡改古文

之書為於帝王之手而不暇於其目此孔子之王之士世應未遠而大經猶全且言不信以此況於秦火燬於劉蔡氏曰書文天抵此而前

誓命多平易蓋語解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衆人之本語故

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

難知誓命則當時史官所撰擲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

亦不難曉耳愚曰或謂伏生所傳之書多奇通可矣二典更非漢禹貢博雅出於古文之命

亦不難曉耳愚曰或謂伏生所傳之書多奇通可矣二典更非漢禹貢博雅出於古文之命

書序

孔安國曰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

之各冠其篇篇首○林氏曰書序本自為一篇乃歷代史官相

傳以為書之總目猶詩之有小序也序有言其大者者如克也

湯誓序言升自商

大湖仲依依詩高宗於日之序言高宗於放於有飛也

中皆不及此意若米德史所傳則孔子亦生不能以其意而

載之下乎亦有前後序文相為首尾者如伊尹士其攝也

歸于其故湯誓之序曰甲子相維成桀始棄書者其意以爲其子孫傳其法也而補內也
之序曰武王勝殷後授于其子孫傳其法也而補內也
之序曰武王勝殷後授于其子孫傳其法也而補內也
之大深也○愚曰孔安國未嘗言實原自何人作唐孔氏謂固原也
康成云孔子所作世傳多雜以說以爲非孔子不能爲或以其書在木
孔子所爲其書或若爲齊誤要之林氏之說得其真然其書序蓋山屋
之書自是亦無夫
子之所次知數

傳註傳授

西漢儒林傳漢興言書自伏生伏生授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
授倪寬由是世有歐陽氏學張生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夏侯
勝由是有小夏侯氏之學自孔安國而下世傳古文尚書而
未立學官○東漢儒林傳古文尚書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
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傳孔氏曰孔氏之授其書
不傳賈馬等惟傳孔子
三篇○吳氏曰孔氏自先聖後以六經相傳雖秦焚書未
嘗廢書國於書未得盡書時已好之矣凡先聖之間及於書
者往往皆用爲傳今歐陽諸家學無復存獨馬鄭於書疏中

聞見一二以其說校之此孔傳所以獨存也

馬融以吳魯文祖

用此類一帝以為天一神天即最尊最貴也

三正以為高祖高祖以口家以為高祖高祖也

明大命十姓邦以為高祖高祖也

乙此千財為高祖高祖也

為臣所書中下皆言高祖高祖也

布于廣於天下以流言高祖高祖也

為成王多殺制公之傷也

所言以文王受命申身為受命王

○愚曰馬鄭在漢為大儒觀馬鄭之說則歐陽夏侯之說可

推馬氏曰鄭東成云歐陽氏夫其本自漢至國所惟孔安國傳

唐孔穎達疏據傳國朝金陵王氏東坡蘇氏始為之說首儒

繼之者數家南渡至今說者益眾

集傳條例

諸家說依經文為次叙先訓詁而後及意義或先用甲說次用

乙說而後後用甲說者則再出甲姓氏大祭期使意義貫串

如出一家間有已意則以愚曰別之

諸家說或未經者用呂氏說或經已行有別句有別字或語
字未圓者用朱氏論或舊註例間推其意以改之至於大意
雖是而語未到處美全或得止失彼難於盡改者亦不免用
集註例以已意更之而非敢掠他人之美以爲己出也至於
去取之當辨者則別識於或問

諸家說意正語全者大字註於上其推明可以足上說及雖非
正意而不可遺者小字疏於下或立說不同當亦存者亦附
疏之

○進書集傳上表錄本

臣大猷言伏以參稽大訓盡究坦明會粹羣言感通雅奧俯
陳樸學仰瀆淵聰臣大猷實性實懼明首領自竊以六藝之
文皆載聖賢之道百篇之義獨備帝王之傳昭萬世之典常
示一人之軌範絲漢德以來逾千百歲自孔博而後殆數十
家悉期辯惑以悟疑各務約文而敷旨顧專門豈無特見然
殊逢未底同歸非合諸儒之長孰能遺經之蘊伏念臣懷鉉
陋習窺管小知剔冗交煩敢自開於戶牖舉少撮要姑求緝
於綱條附附發揚亦冀博覽茲表伏遇

皇帝陛下聰明文思濟哲溫恭履數在躬履堯舜禹湯之統
始終典學寶履夏商周之書得精一以執中惟時幾而敕命
柔遠能邇延康濟於兆民制治保邦用延洪於大業臣幸逢
昭代久玩陳編盡竭蚊虻之力少效涓埃之助灝灝爾渾渾

爾宜徒章句之不足觀乎漢漢乎益廣聖神之運臣所編書
集傳章拾貳卷據傳或問卷繕寫成書拾伍冊貳部共叁
拾冊用黃羅覆封內查部乞賜留中內查部之降付尚書省
謹隨表繳進以聞臣無任瞻

天望

聖汲切屏營之至臣大猷實惶實懼頓首謹言

嘉熙貳年叁月 日

世襲新嘉坡兩浙總運司以備差遣臣陳大猷上表

拾叁月奉

聖旨降付尚書省送後省看詳申

後省看詳申狀錄本

中書門下後省

準付下從事郎前員外郎浙路轉運司准備差遣陳大猷上表爲投進書集傳并或問共壹拾伍冊送後省看詳酒至申聞者

臣等看詳大猷所編書集傳博採諸家之長傳以一己之見章分句解理顯詞明詳而不失之繁簡而不失之略或問之作折衷尤精有諸儒先所未發者用功不苟與膚引臆說大有逕庭如蒙

甄錄足爲窮經者之勸

右件元表壹件并書集傳并或問壹拾伍冊謹隨狀繳申尚書省伏乞

照會交管施行伏候

指揮

嘉熙二年五月 日

朝議大夫會稽縣令李

朝議大夫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牛大年

中大夫守中書舍人京湖江西觀察使兼贊軍事高定子

朝議大夫試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序讀許應龍

中大夫試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序讀許應龍

拾玖日奉

聖旨陳大猷與六部架閣差違其

書集傳并或問付秘書省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丌巨之反說文云丌基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

虞書

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陸氏曰虞書凡十六篇十一篇上○蔡氏曰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夏氏曰二典禹謨俱謂之虞書者蓋三聖授受實守一道謂之唐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禹謂之夏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堯惟曰虞書則見舜上

承於堯下授於禹○呂氏曰二典如易之有乾坤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碧

梧馬氏曰此所謂書序也○林氏曰昔在者篇首起語之辭

書序自爲一篇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如孔氏序云古

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蔡氏曰堯典之後接舜典則曰虞舜

禹成厥功云云益足證古序自爲一篇而相銜之辭如此蓋史氏舊文也蔡氏曰聰明文思欽明

文思也光澤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舜

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如此也芸閣曰宅謂居而有之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

于上下

元城劉氏曰堯典下曰若當爲粵若發語之辭蔡氏曰周書

亦此例也孔氏曰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其德

曰粵越通

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蔡氏曰放至也勲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呂氏曰散而在外則爲

文欽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爲思欽明之潛蓄也文思表

裏之謂

蔡氏曰欽恭敬也明屬明也文章也思慮思也○呂氏曰君子莫不有德惟兢兢爲德安故其

欽也明也文也乃不勉而中思也乃不思而得所謂安而行

之格極其至所至也德之盛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無間也

○朱子曰允信也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

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

也光顯也被及也表外也格至也上謂天下謂地言其德之

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勲者總言堯之德業也

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

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勲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爲大

惟堯則之故書叙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

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

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於音

朱子曰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此言堯

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西山真氏曰

家治國平天下之序也此帝者為治之序也先言明俊德謂

以明其德也大學以明德為新民之端與夫脩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序蓋本之堯典也堯典其大學之宗祖也

安陳氏曰大學傳帝典曰堯典也堯德皆自明也證據顯明

討之非不辨而明矣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論此章自司

義一書且斷然以爲大學之宗祖也此章自明

此德之全緒以親九族至德於民變時雍皆推此德之大用

家而至於天下所謂和氣中矣傳謂此言堯推其德之用

已上自緒首至此無所不至者也豈功自功德自德哉

世傳雅君子行藏元本則附來補不足願○唐孔氏曰俊

賢才兼人者○孔氏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葉氏曰以

用也○唐孔氏曰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同出高曾皆

當親之既盡也國陽夏氏謂九族之族也

王氏曰親者親之也睦者交相親也○王氏曰治而夷之之

謂平成而著之之謂章貴賤能鄙各適其分者乎也程其事

功崇以爵位旌以車服者章也○孔氏曰百姓百官也唐孔

氏曰百姓百官也程其事

百工自職事言則曰百僚自任職言則曰百官自所掌言則

曰百執自所主言則曰百司自分姓受氏言則曰百姓○愚

曰昭明明之著也德行光顯職業修著皆昭明也○孔氏曰

協合也○愚曰協而後能和○唐孔氏曰邦國黎衆也宋氏

曰黎

○愚曰於如詩於穆於乎之於歎美之辭也於變

民也

黎民

蓋神化之妙不可形容與直言變者氣象不同矣○孔氏曰

時是也○王氏曰雍者和之至也○愚曰亦變時雍所謂各

正性命保合大和也指氏曰變時雍善○林氏曰堯舜之斯來

動之斯和猶影響形聲隨感而應故以之親九族則九族盡

睦以之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以之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

時雍指氏曰以謂十有九協和○呂氏曰此章言堯舜治世之序○

禮記卷之八德作駿

乃義和氣者昊天天層象日月星辰故後人時

呂氏曰此已下述堯命官○夏氏曰乃發語辭唐孔氏曰乃命

孔氏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

天地四時之官毛詩傳曰蓋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

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閭下則稱文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遠

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王氏曰層者步其數象者上其象

愚曰步其數者以書占其
象者以器器辨為之類也○愚曰星謂二十八宿及五星詳見前

○朱氏曰辰日月所會天度之分也唐氏曰辰日月所會天度之分也

行是二日行一度一始一終天行度一日行天十一度唐氏曰辰日月所會天度之分也

之辰正月會多具辰為二月會辰為三月會辰為四月會唐氏曰辰日月所會天度之分也

會已為終尾八月會辰為九月會辰為十月會辰為十一月會唐氏曰辰日月所會天度之分也

月會云為星如十二月會子為文考一攝十二會故為十二辰○詳唐氏曰辰日月所會天度之分也

月會命之使故順昊天唐氏曰意欲必數順乎天曆象日月星

辰具其分數節候以為曆而敬授人以時唐氏曰不敬則臺壘

為之物失所故敬以唐氏曰意欲必數順乎天曆象日月星

明時以授人事也萬事無不本於此唐氏曰意欲必數順乎天曆象日月星

衡由此而起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順天時以唐氏曰意欲必數順乎天曆象日月星

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唐氏曰意欲必數順乎天曆象日月星

惟此兩端而已○呂氏曰義和是當時大臣故史舉其大者唐氏曰意欲必數順乎天曆象日月星

以見其餘此書惟義和事最詳曆象之事須通把天人為一唐氏曰意欲必數順乎天曆象日月星

看堯之光宅天下黎民於變皆在內如平秩之政行折因之
民宜草木鳥獸各遂其性洪纖小大無不得所堯之功與天
地一其曆象之法所以範圍天地之化也羲和四子所掌維
不同而致若敬授則不可有別故先總命之令各體此意
分命羲仲宅嵎音夷夷曰暘谷寅寅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
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音尾

王氏曰羲和四官各主一方之政一時之事○唐孔氏曰上
言乃命總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
秋冬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既命仲復命叔故言
申命孫氏曰春仲夏仲秋仲冬夏陰陽之夫換於故○王氏
曰分命使分陰分陽而治之也申命使繼二仲之事而申之也
○孔氏曰宅居也○蘇氏曰禹貢嵎夷之地在青州王氏曰
嵎夷東
方之夷於東言宅嵎○王氏曰日出為暘故東方曰暘谷曹氏曰
夷則四夷皆宅可也
日由空道以行自谷非齊齊孔氏曰居其官
有深谷而日從谷以出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不居其地在帝鄉

而通統讀之以春出在東因於東方其於土四方春政王職云皆居
京師而統之亦有時注讀之蘇氏曰以東尚郊宅乃初方乃四極之地
致日景以定分至而後言可寅敬賓導也敬導出日樂氏曰以

一曰言則東西以一歲言之則日者陽之精隨陽以進退而春陽
之正也冬至陽始萌日自斗而北行向南而北則進而南則退
春而陽功顯萬物於是皆作故謂之出景至陰始萌日自斗而南行自
此而南則退而復其位矣至於秋分而陽功畢萬物於是皆息故謂之
一曰之

度皆以卯出西入酉則其正也其所以自出也陽之功畢故謂之入故曰
陳公曰其一日謂之止使治具一故出也陽之功畢故謂之入故曰
班表其功其後牛之功班故以畢其數藏之藏者有藏之道也

○王氏曰物各當其分之謂平事各當其序之謂秩○愚曰
作動也起也如萬物並作之作天道人事萬物至春而皆作

老喜莫故謂之東作夏秋冬各以所屬方言之作於春育於
夏成於秋易於冬樂氏曰作於成易天地之用也舉人事以刺之

謂之○孔氏曰日中謂春分之日春陽之中也故言日中
牛而終於子仲秋陰之中也故言宵中○愚曰日中宵中雖生於
言亦百朔備冬言日中而不言宵中者對日中而言也○永嘉說曰春
分日行西陸秋分日行東陸黃道去極等故晝夜同也○釋
北陸去極近故晝長夜短仲冬日行南陸去極遠故晝短夜長

言曰殷中也

王氏曰仲春仲秋陰陽之至中故曰以

○愚曰其日

則晝夜得中其星則為星昏見於南方以此正仲春之氣節

轉以推季孟則可知

永嘉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

東方天形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北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於

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

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

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

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

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

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

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

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

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

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

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

當是時蓋有定河圖十刻在六十刻是時冬至之氣分至之氣既定則十二月之氣無不完矣 ○孔氏曰厥其也

民冬寒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了壯就功其民老壯分折乳化

曰華唐孔氏曰產生為胎字為化交接曰尾唐孔氏曰鳥獸皆以尾交 ○王氏

曰聖人之道上至於日月星辰下至於草木鳥獸外至於夷

狄皆聖人之所治也 ○愚曰聖人為天地之主天地之間無

一事一物不盡其理為君之職始盡故作書者隨義和所職

以述帝堯參贊化育之極功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五未反 故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

民因鳥獸希革皆夏之夏交變切

申命說見上 ○蘇氏曰南交南方之交趾鄭氏曰南交之下三

言南則為此可知 ○孔氏曰此居治南方之官掌夏天之政訛化也平

序南方化育之事故致其功永長也日永謂夏至之日火星

見以正仲夏之氣節 ○愚曰因者因春之事以致其力希毛

羽少而疎葦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饗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

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先典

徐廣曰西今天水西縣○孔氏曰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

冥故曰昧谷夷為夷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饗

送也見宵夜也宵中秋分日也夷平也程氏曰秋成而

唐孔氏曰毳毛羽整理美悅之狀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

隩反六鳥獸毳如勇毛

釋訓曰朔北方也孔氏曰北極方則三方可見○無窮張氏曰朔

北方為其陰而後始其陽故謂之朔也○然則物之意○愚曰都猶都邑之都北乃陰極之

方陰幽而陽顯故北方曰幽都○孫氏曰在者存而有察意

王氏曰冬不言接而言在在察其改易而已張氏曰不在在非不

賦亦曰相備○蘇氏曰月令言務國典論特令以時求歲之宜○愚曰

冬既成今歲之終又肇來歲之始故謂之朔坊天道人事萬物至此皆更易也○曰民曰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而聖人體之以贊化育也○孔氏曰日短冬至之日陳室也謂大室中民室處以避風寒○唐孔氏曰麋毛附肉細毛也鳥獸皆生細毛以自溫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愚曰咨一訓嗟擅言嗟嗟臣工嗟乎有衆蓋發語憫歎之辭一訓謀問此先言曰後言咨則咨嗟之咨也辨典咨于有二枚先言咨後言曰則謀問之咨也餘倣此○孔氏曰賢與也○愚曰自今歲冬至至來歲冬至為一朞○蘇氏曰古有又通○孔氏曰旬十日也○韻略曰閏餘分月也○歲見下文○愚曰一朞中間必有三百六十六日或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謂閏月亦同凡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日一日行天一度一晷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四分度之一當一日是為晷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月行速一日行天十二度強一月一周天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則為一月十二會則為一歲一月三十日除小盡六日一歲止三百五十四日日每日行天一度是一歲中晷欠十有一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也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使日行所欠之天度以歸其不齊之數而後春夏秋冬之氣始正而歲始成是為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吳瓜曰三歲以三十三

開則文少三日四分日之五十九年一閏補之一百七十四日四分日之五十五

而歲始成是為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而歲始成是為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而歲始成是為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而歲始成是為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而歲始成是為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而歲始成是為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而歲始成是為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而歲始成是為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而歲始成是為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而歲始成是為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而歲始成是為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置則三年差一月將以正為二九年差二月將以春為夏十

置則三年差一月將以正為二九年差二月將以春為夏十

置則三年差一月將以正為二九年差二月將以春為夏十

置則三年差一月將以正為二九年差二月將以春為夏十

置則三年差一月將以正為二九年差二月將以春為夏十

置則三年差一月將以正為二九年差二月將以春為夏十

置則三年差一月將以正為二九年差二月將以春為夏十

置則三年差一月將以正為二九年差二月將以春為夏十

置則三年差一月將以正為二九年差二月將以春為夏十

置則三年差一月將以正為二九年差二月將以春為夏十

置則三年差一月將以正為二九年差二月將以春為夏十

置則三年差一月將以正為二九年差二月將以春為夏十

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相反時何以定歲何以成○愚曰前既分命羲和各掌一時之政故此總命以閏法以定時成歲

附成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王氏曰釐初而治之之謂○張氏曰績者積其功之成也○孔氏曰咸皆也○愚曰興廣光明之謂熙○孔氏曰定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故能信治百工衆功皆熙○呂氏曰此二句乃史記堯之治非堯之言

帝曰疇直由

咨若時登庸放方性

齊曰胤訓信

子朱啓明帝曰

吁光十

咎魚巾

訟可乎帝曰疇言君于衆

齊曰胤訓信

子朱啓明帝曰

曰都共精工

鳩儔什簡

功帝曰吁靜言庸象恭滔烈刀天

程氏曰已下至篇終言堯之聖明知人○王氏曰疇加疇難

社之時咨如周爰咨詢之咨疇咨使衆共咨訪也○孔氏曰

時是庸用也。放齊臣名狃國子爵朱名也。史記曰：狃之效齊開以

○愚曰：吁，微嘆之辭。○孔氏曰：言不忠信為器，又好爭訟，可

乎！言不可。蔡氏曰：君子因器明以為善，小人因器明以為不善。采高

也。驪獎，臣名都對美之辭。共，五官稱。說曰：流共丁於絳州。○朱

氏詩解曰：方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孔氏曰：鳩聚傷見也。

共，工方聚見其功。○王氏曰：靜則能言，用則違之。○孔氏曰：

貌象恭敬而心很教。○朱氏曰：滔天疑下文衍出。詳見○呂

氏曰：堯博求賢聖，問有能順是登庸之任者，登庸大用之也。

又問能順我事者，放齊驩悅稱美，朱共工以對而堯已知二

人之惡，若後世之君，觀此不怒而深嫉之，則必喜以為得其

情，堯不怒不喜，乃然於憐其如此，見聖人忠厚融大氣象。

愚曰：若滿堂急於用賢，動百計，昭明野無遺賢而召訪，不憚放曰堯

舜之仁急，禮賢也。天地之間，事事物物各有其無之理，聖人不憚，其

理而已。向答心焉，舜之由仁義行，為行其無事，文王順帝之則，皆是也。

故堯命羲和，則曰：欽若稽古，咨則曰：苦勞若采，蓋亦當然之外，加一毫也。

高則澤人為之私非天賦之自然也宋之雖公其工之吏然變之方
地皆出不願得曰故通聖則為聖賢運理則為小人此亦通聖所由分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七錄曰於鳥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

反美族岳曰異哉試可乃曰帝曰往欽哉九載凡年載之載

載去績用弗成

周官曰唐虞稽古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孔氏曰

四岳分掌四岳之諸侯黑曰曰位四岳之上堯時則舜為之舜
時則禹為之然堯與所屬及四岳而不及

百揆或者舜未徵庸之前百揆之位尚屬如三
公官不必備者也漢時大臣固更專於四岳矣陳氏曰堯典言咨

四岳一治水巽位也舜典言咨四岳二熙帝數典三禮也古

者大事詢于衆庶帝以此四者事大體重四岳掌方岳知天

下衆庶之情故以訪之帝既訪四岳四岳在中央之方岳之稱得天下
公議乃進之於帝其言會曰與師錫皆在

采衆言以進也其言岳曰試可乃曰岳曰丞丞又
者蓋岳至此始自進其言以實衆言之允當也○孔氏曰湯湯流

貌洪大具方割害也○唐孔氏曰蕩蕩廣平貌○孔氏曰懷

包裹上也。○唐孔氏曰：陵，丘陵也。○夏氏曰：山高則壤而包

之陵，卑則裹而上之。○孔氏曰：浩浩，盛大漫天。馬曰：三句皆狀水勢。

句荀子言堯九年之水，非其常如此也。水善周大使果如此，安能妨因禹以治之，時雖或者春夏秋三時及凍結之害，時作如後世河決而

不能治耳。○天氏曰：聖人遭災而咨嗟，俾使又治也。○有能治者

將使治之。口氏曰：水善如此之甚，堯於民如此之切，以誰可以治之。程子曰：水善如此之甚，堯於民如此之切，以誰可以治之。

首尾足者，或二者並行，見聖人與事之法。念皆也。○於嘆，黃之辭，蘇崇伯名。唐孔氏曰：嗚呼。

矣也。○愚曰：哉，語助。凡言哉者，皆有不盡之意。○程氏曰：方

不順也。○命天之正理也。朱氏曰：方，命謂命皆命令也。○王氏曰：方，則行方則止方，命者，逆命不行也。

孔氏曰：圮，毀族類也。口氏曰：族，猶黨類也。○程氏曰：蓋，傾陷也。○程氏曰：蓋，傾陷也。○程氏曰：蓋，傾陷也。

然恃才而不順理，必不能行其所無事，正與治水相反。○孔

氏曰：異已也。○言餘人盡已，唯蘇可試。○蘇氏曰：今但試其可

治水則已，無求其它。○孔氏曰：載年也。爾雅曰：載，重也。○孔氏曰：載年也。

日勸取更治，載取載星行天一次。○孔氏曰：載年也。○呂氏曰：使堯不知蘇則為不

明既知而復從四岳以用之則為不斷四岳亦非此民命數
繇使倖試為蓋繇之才自可治水其方命圮族皆緣忽心太
重敬心不加帝命以往欽正所以救其病使繇能致自然成
事至九載績用不成是繇不能治其病也

繇臣未獲言治水者莫如繇竟所以試用之○愚曰終法謂出能備驗
之功矣然計無功於不能成耳惟其於用前叔故則後一日自任益險

即與繇同也○三考其惡愈顯而功終不成也○呂氏曰堯時天下皆
君子惟此三人與衆異故書之漢書往往稱堯業之人當當時為賢者
衆也各書其異者書之○春秋所謂常事不書也

○愚曰君道莫大於知人亦莫難於知

人然人所共賢而賢之者易人所共賢而知其非賢者難克

明俊德平章百姓未足見堯之知人業共工繇當時皆以為

賢堯獨察其非賢斯見堯之知人也知人所以難者非知君

子之難知小人尤難也後世號知人者雖得之於君子不能

不失於小人

漢高帝不能知陳豨光武不能知龐參不
宗不能知宇文士及諸葛亮不能知蔣詵史備載

朱共繇蓋世大姦舉不能欺所以表堯聰明之至以示君道

於萬世

朱共辭皆有過人之才但才有奇德不
足與載之以示萬世人主擇人之法

帝曰咨四岳朕直錄

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九

反德承七帝位

馬氏曰朕我也

朕古者上下通稱至
秦始皇始獨稱朕

○孔氏曰堯年十六爲天

子時年八十六

○蔡氏曰巽遜古通用否不通○孔氏曰忝

辱也

林氏曰言己不德受之過所以辱帝位
○陳氏曰言帝位重無德可以辱之

○呂氏曰或言堯先自

知舜姑遜四岳聽其自擇於人蓋不如此堯欲遜位自然就

本朝擇一人堯知四岳可當天下故實遜之德業之盛者四

岳自揆不足受亦以實辭使四岳不足以居帝位則是堯不

知人四岳果可以居帝位而固辭則是不情此當以孔子漆

雕開事看蓋開本可仕而閉自以爲不可亦用心過厚處四

岳之遜亦備開之用心

曰明明揚側陋師錄帝曰有錄

錄

在下曰虞舜帝曰俞子聞

如何岳曰晉古子父頑母壽象傲克諧以考丞丞又不格

姦

呂氏曰四岳既遜堯便使之舉人自代君臣間一言相信非

若後世之矯飾也○陳氏曰使明顯其在高明者舉揚其側

陋者謂此也不擇貴賤但可當此位者皆舉之○孔氏

曰師衆錫與也林氏曰不言與而曰錫何人不歸不揚

也謂未及四岳而先舉堯也舜與目之稱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

之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瞽象舜

弟傲慢不友諧和丞進也○呂氏曰舉朝皆知舜堯又自知

必待使明揚而後衆與帝言最見廣大氣象後世有一好人

便名震天下若有舜豈着他在下得惟堯時比屋可封雖舜

太聖亦不以為異堯但曰我亦曾聞之必竟其為人如何如

如

何二字見克
本出於無心

其言平緩天嘗以為得之若驚四岳不說舜能

經綸天下事業只就他家庭上說蓋舜乃瞽瞍之子父既頑

母又瞽弟又傲而舜能諧和以孝使進進於治不至方娶惡

有蓋灌不已之意故至其熱而化此是舜下工夫處彼為惡子夫不
已苟非我孝誠豈灌不已安爾至必不格舜子有間斷便勝不得也蓋

事難事之親撫難友之弟化頑罵傲采為和氣治家如此移

以治天下可知宜四岳獨以是薦舜

帝曰我其試哉文妃博于時觀厥刑於二女齊釐降二女子為居

反如鏡嬪以于虞帝曰欽哉

曾氏曰以女歸人謂之女初及于歸曰女○愚曰堯於是

二女女曰女為刑儀刑也與刑于寡妻同謂夫正而婦從也觀其

示儀法于二女以齊家觀治國若照鏡於後而後進者言詩

妻○禮記周氏曰家範而天下歸也家範而天下歸也家範而天下歸也

人於其身之職其家人以二女同原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以二女為

○應孔氏曰舜字月二取身為匹夫忽納帝文意以紅窈○正○登者
氏曰一則至惡在前一則至貴在後左右皆皆非此至難處也○登者
理之使當理降者下之使順從○孔氏曰媯水名○孔氏曰在

巫山西舜
居其旁

○新安王氏曰汭水北曲也○蘇氏曰媯故曰媯虞

其族也○愚曰舜為沉天能理下帝之二女於所居媯水之

汭以行婦道於虞氏非天下之至誠而能化者曷克至此○

呂氏曰堯嘆美舜之敬又使舜愈敬也

蘇氏曰舜能下二女以
耕稼幽燕之地不墮其

變敬其親又通教其族無不化於此者○愚曰舜自娶而後貴之
間各盡其道未足原舜之德能化二女者○愚曰舜自娶而後貴之

其道始見舜之難使舜未化二女與已同○呂氏曰堯與始以
德焉能全一家之和然則二女亦舜之海也

欽明終欽哉如允恭欽若敬授寅賓敬致往欽皆以欽言自

克明俊德以下皆命官求賢以為治而已不聞堯自作一事

見堯蓋君之道得君之體若克明乃命曠咨洛咨四岳乃堯所

職也

愚曰八土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道退之則君道盡矣自克明
後傳以下皆是也朱氏曰工器大者重舜大聖大聖大者惟堯也

說見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

詳史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虞舜說見堯典○愚曰側謂隱僻無位微謂其身貧賤在側

素使嗣位舜微可知○堯氏曰側微以人言側以地言

○史記曰舜冀州人耕歷山歷山

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之人皆

苦窳

溝浦反

一年所居成豷二年成邕三年成都○聰明就

見堯典○新安王氏曰嗣繼歷經歷也○呂氏曰堯之知舜

固不待試然次序自當如此經歷蓋位非堯之位乃天位天

下非堯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以天下授人非細事詳於試

舜蓋堯兢兢不忘之義也舜與皆舜事序獨舉其歷試諸難

蓋即位後事皆不外此

舜典

卷二十二章

說見堯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即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曰若稽古帝舜曰說見堯典○新安王氏曰華如草木之英

華○愚曰盛德發越於外光輝渙然可觀是之謂華德之光

華前後迭照是之謂重非華胎合無間是之謂協○新安王

氏曰深而通之謂濬○唐孔氏曰哲大智也○陳氏曰文文

章也○呂氏曰明者哲之發見也愚曰哲是○陳氏曰溫粹和

恭恭敬允信當塞充實先氏曰允就事一說塞中實也自濬哲至

濬哲在內於外則文明溫恭形於外○呂氏曰華之合由實

之合也材氏曰堯典先言欽明而後言光被四表蓋有是德而後有

是光德其先言重華而後言濬哲文明蓋有是光本於有是

德皆互堯舜聰明無間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與欽明文思允

恭克讓亦無堯舜曰欽辨堯舜曰允辨堯舜曰明辨堯舜曰文辨堯舜曰思辨堯舜曰允辨堯舜曰

德美稱之足以身其躬聖人之德各隨人所見而稱如稱帝堯曰欽

越或美其堅正或美其精粹舉其一則足以知其為實矣

○愚曰

此章述舜之德

玄德升聞乃命以什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音烈風雷雨弗迷

愚曰玄者緞緜緜黑之間色色之微昧者也○新安王氏曰

玄為天色故深遠而不可見者謂之玄舜處幽潛其德未見
於行事人莫能測故以玄德言之夏氏曰玄德即自下而上曰

升○呂氏曰乃字見堯公平氣象授以爵位而試以諸難之

事○孔氏曰慎謹徽美也呂氏曰徽道訓美然美乃乃○五典

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異曰皆常也則五典○新安王氏曰入處其位故曰納○王氏

曰百官之事皆論道以揆之故曰百揆與法守者異矣○孔

氏曰四門四方之門四方諸侯來朝舜賓迎之○愚曰穆穆

和敬之容○呂氏曰謹徽五典之教則五典無違教愚曰五

事之最先者○新安王納于百揆之任則百揆之事於是皆扶

氏曰此試以化民之事

序亦曰王氏曰凡試賓于四門則諸侯莫不和敬諸侯曰此

事綏來動和見舜無施而不可○鄭氏曰麓山足也○王氏

曰納于大麓薦之於天也愚曰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土而

帝于郊而風雨節氣暑時此孟子之言推之則納于大麓祭○孔氏

曰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無有迷錯新安王氏曰列如二之

冬之常留而春○王氏曰孟子曰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

之是民受之也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享之之

效何以見之乎烈風雷雨弗迷是也○愚曰此章述舜登庸

歷試之事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二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

弗嗣

孔氏曰格來詢咨詢也乃汝底致陟升也○愚曰堯謂來汝

舜我詢汝所爲之事如謂父母刑二女以考汝所陳之言而汝

之言致行於事皆可成功謂已有成績也于今三年矣

以事必省費陳以言矣故堯以此美其言與堯相類 ○孔氏曰二

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方且謂其考其言至二載亦

以位重堯雖知舜直舜遜以其德不能終爾堯辭不敢當

子德遜于有德之人也堯皆帝位以禪舜○孔氏曰子德老而

相而備天子之事二十八載之間德北面而事堯也以天下與舜者堯

之陽帝也舜之事堯之道故二十八載之間德北面而事堯也弗爾者

不肯降帝位之也故自受終之後於舜事不降帝者備也自帝加

足也此見其兢業之意 ○呂氏曰舜之遜非以備禮亦非以才不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正音

唐孔氏曰正訓長正月長於諸月上日一歲日之上陽曰正

與下交月止元日正月朔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德之祖廟下

曰此一也乃互文以相備

云藝祖藝文義同新安王氏曰此堯所從受天下者也 ○呂氏曰言

受終則舜正始可知必於祖廟見堯不敢私以天下與人也
堯至此能為天下得人其責方塞當思其在廟釋重負與舜
而今而後吾知堯夫之意及思舜在廟受堯付託祇懼之意
在璿流璣玉衡以辨七政

在說見堯典○孔氏曰璿美玉璣也○璣衡正天文之器

氏曰以璿為璣以玉為璣也○璣衡正天文之器也○璣衡正天文之器也○璣衡正天文之器也

漢以璣從下望之○知天七政日月五星○愚曰日月陰陽之攝五星五行

之攝五行變動成道化示吉凶善在天之政禍則所取正者也故攝政

○唐孔氏曰言七者得夫由於君之政亦通○新安王氏曰北斗與五

星各行不一故列宿為經○曾氏曰步七政之軌度時數以轉

璣窺衡而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乃陵歷闕食盈縮犯守

不過於奉天治人故舜先齊一政舉祭祀次觀群臣朝諸侯

朱氏曰舜使禹整理起齊七政是最世里者初從此始○孫子言二典
之文相為然始層象者版天道以殺人機者作人器以正天言序象
則禮亦用矣言禮則禮亦用矣言七政則二十
八宿亦有木察乎言二十八宿則七政則禮亦用矣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羣臣

孔氏曰肆遂也○林氏曰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祭而

告天其禮依郊祀而為之者謂之類新方王氏曰武王伐商類
于上帝王制天子出郊類

于上帝皆因事而祭其禮同乎郊類也○孔氏曰精意以享謂之

禋新方王氏曰祭于上帝而祭于上帝則曰禋少牢於禋祭
以攝而告天於不言禋而祭于上帝禋則六宗所尊祭者有六

四時以安者也日月也星也水旱也祭法曰禋少牢於禋祭
祭時也相近於禋祭

禋祭也王心祭月也日月星也水旱也六宗一也二禮也○詳見前九州

名山大川皆望而祭之○愚曰類上帝望山川則祭大示可

知然不及祖先者意其因受終文禮見之歟羣神謂凡天神

地示人鬼之在祀典者仁文惟互見故繼言遍于羣神以包之

輯集五瑞既月乃日觀四方羣牧班瑞于群后

唐孔氏曰韓合也謂欽公侯伯子男之瑞

魯孔氏曰周有與瑞

此伯也即去季韓魯男執蒲璧蓋諸侯物之以爲拜○呂氏曰蓋

此一月了第二月然後日日親見四岳及諸州牧○毛氏增

韻曰守養六畜曰牧州牧取守養之義○王氏曰四岳總百

官群牧總諸侯日親者與之謀內外之政也世氏曰四

日言口親的牧則百官與諸侯○唐孔氏曰班布也后君也謂分

還五瑞於諸侯馬曰諸侯皆使歸于國此瑞本受於堯故而

還之若言拜新付之與之正始也馬曰此瑞本受於堯故而

禮之於未與則拜瑞者規度不同矣然瑞瑞在舉

又以大權不容不先正愚曰此章述攝位初事自類帝而

下見人君受命於天自輯瑞而下見人臣受命於君

歲二月東巡以尊守以時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呂氏曰自歲二月至暹密八音皆雜載舞攝位二十八年申

政事○愚曰巡者行而察之之謂○孔氏曰諸侯為天子守

土故稱守○孟子曰巡守者巡所守也○無垢張氏曰二月

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十一月朔蓋隨天道運行而合分至

之中以有事也○孔氏曰代宗泰山為四岳所宗禘祭天

告至東陽馬氏曰此其禮上外祭祀求諸神之義也東方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

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力尚衡修五禮納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費至如五器卒乃復扶又

孔氏曰於是遂見東方國君與之考制度新安王臣曰王氏

曰王者必須曆以一天下正朔故巡守則考時月而協之作

曆不能無為及其父亦口不能無差故考日而正之愚曰

周禮大史正歲年頒告朔于邦國則朔皆王朔頒之猶魯侯國也愚曰

或不齊故因巡守協四時之氣節月之小大日之甲乙而一之律六律六呂也言律則口只在中矣愚曰律者高而清也呂者低而濁也

宣其則無射也。是為六律。廣陽大呂。應鍾。商呂。林鍾。小呂。夾。以合呂。

宣其則無射也。是為六律。廣陽大呂。應鍾。商呂。林鍾。小呂。夾。以合呂。

宣其則無射也。是為六律。廣陽大呂。應鍾。商呂。林鍾。小呂。夾。以合呂。

宣其則無射也。是為六律。廣陽大呂。應鍾。商呂。林鍾。小呂。夾。以合呂。

宣其則無射也。是為六律。廣陽大呂。應鍾。商呂。林鍾。小呂。夾。以合呂。

宣其則無射也。是為六律。廣陽大呂。應鍾。商呂。林鍾。小呂。夾。以合呂。

宣其則無射也。是為六律。廣陽大呂。應鍾。商呂。林鍾。小呂。夾。以合呂。

宣其則無射也。是為六律。廣陽大呂。應鍾。商呂。林鍾。小呂。夾。以合呂。

宣其則無射也。是為六律。廣陽大呂。應鍾。商呂。林鍾。小呂。夾。以合呂。

宣其則無射也。是為六律。廣陽大呂。應鍾。商呂。林鍾。小呂。夾。以合呂。

宣其則無射也。是為六律。廣陽大呂。應鍾。商呂。林鍾。小呂。夾。以合呂。

宣其則無射也。是為六律。廣陽大呂。應鍾。商呂。林鍾。小呂。夾。以合呂。

宣其則無射也。是為六律。廣陽大呂。應鍾。商呂。林鍾。小呂。夾。以合呂。

○新安王氏曰記曰凡贊諸侯圭周禮小行人六幣圭璋璧

琮琥璜注云幣所以尊也享后用琮餘有五玉其所贊之玉

與幣也贊者下獻而上受之以爲享上之儀物也○孔氏曰三帛

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黃三帛之帛也

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鄭氏曰羔小羊取其羣而

指取其守介死不失節○葉氏曰羔鴈之爲羣也有兩於生獸性致之類取其死而北分故死於王帛生死所以爲

贊以見之○鄭氏曰贊之言至所執以自致也左氏傳曰男

小者○愚曰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璧琮圭璋琥璜則五

器即五玉也以物言則曰玉以形言則曰器○唐孔氏曰如

若卒終復還也言諸侯贊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

帛生死則不還也程氏曰諸侯贊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

帛程氏曰諸侯贊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

言王曰言璧或言圭或言琥或言璋或言璜或言琥或言璋或言璜或言琥或言璋或言璜

陳氏曰時月日者正朔所自出律度量衡者制度所自始五
禮者名分上下所由正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
文此所以正大一統於天下而無國異政家殊俗也能氏曰
至平乃始見周禮君臣民小統天下為己然故無一人
出於至公後世君臣民小統天下為己然故無一人
非一人所能獨治於是有封建諸侯不能保其常治於是有
巡守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也夫歲月易流人心易懈法度易
弛上下易隔非天子親自時巡考察振厲而作新之天下之
治豈能久而無弊哉詳見周官注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
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於平藝祖用特

孔氏曰南岳衡山西岳華

北岳恒山初謂岱宗北岳恒山曰

暑南巡祀兼北狩聖人勤民而謹於天道而此○愚○史○亦○又○
賦乃作文之法東言岱不言岳二方言岳不言山名皆互指
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三山陳氏曰歸而特牛宗廟

時正祭皆用大牢因事而祭則用特而已。王氏曰：「正祭皆用大牢，因事而祭則用特而已。」

○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國不費而民不怨何也？儀衛

少而征求寡也。林氏曰：漢武帝元朔初巡朔方，東巡海上，遂封泰山，並北海之碣石，歷朔方九原，以至甘泉，直帶儀衛。

水可謂多矣。八月之閒尚行一萬八千里，則舜一歲而巡四岳可知矣。○呂氏曰：舜巡守而歸，苟民

物有一之不，得其所，非惟有媿於心，其見藝祖亦有媿於面

目間矣。想舜歸柁之時，此心無愧在廟見藝祖，洋洋然如在

其上，學者當溯其心而求之。

五載一巡守，燕后四朝，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鄭氏曰：巡守之年，諸侯各朝于方岳，其間四年則四方諸侯

來朝于京師。鄭氏曰：孔子曰：數陳奏進也。愚曰：數奏則情

無不達，明試則實無不彰。○王氏曰：數奏以言觀其志也，明

試以功察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功也。愚曰：此總結上巡守之

巡守而諸侯四朝于天子，於其巡守來朝也，則使諸侯陳進其言，盡論

天下之得失與乃庶國所當為之事也，明試以功者，或前有所言而

所說之... 於今或以今有所言... 見... 各... 以... 不... 以... 時... 呂氏曰五年間如此提督警策過使人情
制度為之一新見聖人操總大權治天下妙用處... 左傳度
書曰賦納以言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孔氏曰肇始也。釋文曰州之為言殊也。孔氏曰禹治水

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

曰冀州之北邊與狄接并州以燕都都北故分正北為幽州西北為并州東北為營州。愚曰建國帝都封域最廣分此十二州然後冀始

中立於諸州之內故三州雖重為九州而幽與并營不盡重。愚曰累土以表識謂之封故封

有培植禁閉之意。孔氏曰封每州之名山以為其州之鎮

唐孔氏曰如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如揚州之龜山陳氏曰封者表正其封也。蘇氏曰者封也。愚曰

呂氏曰封猶法禁也天子祭名山。愚曰濬川所以防患而興利

也。封濬川不言十二州無大小皆濬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普作教刑金作贖刑書災

肆赦怙終賊刑致哉致哉惟刑之恤哉

吳氏曰圖所用常刑之象以示人使智愚皆知王氏曰若謂可

也○夏氏曰常刑即五刑○孔氏曰流謂徙之遠方周禮其

居處若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吳氏曰墨劓剕宮大

辟此後世之五刑非唐虞之五刑也堯臨民典曰五典教曰

五教刑曰五刑言得罪於教則用刑猶周官鄉八刑也言苗

民制五虐之刑爰始於堯則後世此乃苗民所用耳唐虞之時亦

謂大辟無所謂肉刑前則曰禹承堯舜之教自以德濟而制肉刑湯武

其罪不應致以五刑五流亦不宥而赦之故有鞭笞之法以

為治官之刑周禮條狼豕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三百是也其

學校之閒不勤學業者則朴之以為教導之刑記曰夏言其

二物收其威也是也○唐孔氏曰金銅也古者贖罪皆用銅及後世用黃金

刑用。朱氏曰五宥所以宥五刑贖刑又所以資鞭朴之刑只

刑之贖刑非先王之法也。愚曰今世贖刑行於官獄直斥。二

山陳氏曰無目曰眚過誤也。曾氏曰天火謂之災非人所

致而至者。林氏曰若為人星一者其情可恕故縱肆赦除之。

蘇氏曰怙恃也終不改也賊害也恃惡不悛以害人則刑之

三山陳氏曰舜雖重堯尊然九州蠻為十一可益則益五刑。愚曰惟

有為之義惟刑之恤濟河惟兗州之類是也。有尊獨之義飲

惟祀惟其人之類是也。有發語之辭惟元祀惟十有一年之

類是也。有思惟之義詩載謀載惟之類是也。孔氏曰恤憂恤

也。程氏曰史既載舜制刑之法重明舜之意曰舜用刑欽

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言敬謹哀矜之。三山陳氏曰舜輕刑如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堯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

罪而天下咸服

孔氏曰幽州北裔

孫氏曰舜分冀北爲幽州

崇山南裔

唐孔氏曰崇山在冀北

州縣制將

三苗國名

孫氏曰以種類而言則曰三苗

孫氏曰以種類而言則曰三苗

孫氏曰以種類而言則曰三苗

危西裔羽山東裔在海中

唐孔氏曰禹貢三危在雍州羽山在徐州

也○孫氏曰放棄也○唐孔氏曰竄者投棄之名

○求嘉鄭氏

之稱俱是流徙也

愚曰流徙者意其必有重經如

○求嘉鄭氏

曰四凶其惡著於心堯知之久矣彼在堯時恐懼不敢肆惡

而才爲世用則假息於堯之世宜也至舜興畎畝而臨羣臣

天下之所安而小人之處權貴者所不悅也意其所包畜者

泄矣雖欲不誅可乎四凶之惡以孔子誅少正卯言之宜不

可以並生然止於流放蓋在於用輕典之世而以流宥之也

愚曰四凶之惡可謂怙終亦從流放所謂怙終賊刑特對首逆降赦而言刑固未始用也

其罪明也法行權貴公也刑止流放仁也允愜人心故天下

咸服史載於欽恤之後見用法之審言四罪見它無犯者也

我宋藝祖讀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世

法網之密也

林氏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世法網之密也與堯舜時筆十一州當在洪水未平之前鮮死而後

刑後李誅四凶之罪繫於下耳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才枯落百姓如喪延字只考妣三載四海湯

密八音

孔氏曰殂落死也

林氏曰堯氣跡于天故謂之殂氣跡于地故謂之落即氏皇極經世堯甲辰年即位癸丑歲

舜登庸之卯遷于位至舜二十八年乃殂滿在位一百一十七歲○林氏曰百姓

指民也○曲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考妣生亦謂之考○愚

遏抑而止之之謂密閉而靜也○孔氏曰八音金石絲竹匏

土革木○呂氏曰舜攝位二十八年之父人之於堯宜怠而

忘今堯死百姓如喪父母二載之間四海之內不忍作樂地

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孔氏曰堯之深見堯聖德決人

之深而人思慕不能已也又見舜攝位凡此皆堯堯以之而

舜之德。允葬之德。於此可見舜之心。林氏曰。堯以天子之尊。而葬於天下。諸侯皆曰。夫之。故歸於天下。歷年之久。如此而疑。而不生。及堯崩。則天下。世可及。及乎。唐明宗。示親父子。程元振。護棺。則如仇讎。何足語此。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愚曰自此至分北三苗紀舜初即位事。孔氏曰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愚曰元始也。唐孔氏曰舜既除堯喪以明年之正

月元日告文祖之廟即正位為天子。孟子舜相堯二十有

八載。愚曰舜雖攝位實居臣職故稱相堯。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

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

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

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詢于四岳闡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愚曰詢謂也闡開也闢開也而廣之之謂四岳總四方諸侯故使其闢

四門所以通四方之事來四方之賢也明四目者使四方之

所見皆無所蔽於上也達四聰者使四方之所聞皆達於上
也盡天下之情兼天下之美治道莫要於此故首以詢四岳

不言達四耳而言達四
謂兼聽者兼之謂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博德允元而難及且任好
主人蠻夷率服

咨說見堯典。愚曰舜攝位之初則觀四岳群牧即位之初
則先詢四岳咨十二牧蓋內外之要職莫先焉。夏氏曰人

君為天牧民者也州牧則為君牧民者也牧民之道以食為

先欲民足食在謹農時王氏曰商頌勗事亦詳則此以農為先此

同。新安王氏曰柔者懷來之也中庸曰柔遠人此

者在所不治柔之而已。愚曰謂無以寬厚以柔其慳慢厚民之心也。蘇氏曰能知不相能之能

不相能之意。新安王氏曰食哉惟時所以養之也柔遠能邇

所以安之也。王氏曰有德者博厚之元善者信任之。凡

氏曰任人佞人也。呂氏曰難者非特去之而已常有戒懼之意少不戒懼則彼得乘間投隙雖有上數件前功俱廢矣。蠻夷誠見禹貢。愚曰爲國之本在養民而安之安養之本在親君子遠小人如此則內治舉而蠻夷自率服率循也。古者九州皆有蠻夷舜欲州故以是爲國而倡率諸侯也。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孔氏曰言舜曰以別堯

林氏曰於此經舜見堯居位則此未嘗無帶此後編而者舜也

○愚曰

奮是庸用載行也帝載謂堯之所行。百揆說見上文。○愚曰亮輔而明之之謂。王氏曰采事也百官者百揆之疇類也宅百揆得人則百官受其惠。○愚曰有能奮爲用以先大堯之所行者則使宅百揆之職以爲其大惠其疇。○愚曰庶事無不脩明惠疇則百官有所依式。○呂氏曰奮也舉也舉之人與舉之疇之疇用之可也當將天下之理何用此之理不惟則舉之疇在奮起之心亦有日新不絕之理。○呂氏曰有如此人使四

在舉之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精懋哉

呂氏曰衆皆曰伯禹爲司空可以當百揆之任矣

孔氏曰禹

崇伯也○唐孔氏曰俞然其所舉得人也乃咨嗟勅禹汝本

平水土實有成功惟居是百揆而懋哉

呂氏曰林澤有功以見

於功下而見百揆不可苟居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陶帝曰俞汝往哉

孔氏曰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禮唐孔氏曰周禮大司馬九拜一

之別在跪拜乃稽首也居稷官者棄也契皋陶一臣名帝然其所推

之賢不許其讓勅使往宅百揆○呂氏曰此所謂九官濟濟

相遜和之至也禹灼知稷契皋陶可宅百揆禹不虛辭舜不

虛授夫殺其父而用其子舜無自疑之心禹亦安受其位可

見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捕時百穀

新安王氏曰阻艱阨也。唐孔氏曰后君也。稷是五穀之長

故主穀之官以稷名之播布也。夏氏曰棄也。稷官雖在朝為六卿亦分土為諸侯。稷而君之故稱后

後如曰刑穡三百變。○愚曰穀品數多故言百穀。帝呼棄黎民

艱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謂教民稼穡也。孫氏曰播孟子

孫氏曰播孟子○呂氏曰黎民阻飢五品不遜蠻夷猶夏當時皆無此事

但舜謂凡此皆爾三臣之責惟體此以為心則職盡矣。此

也不問而命不遜而受皆申命也。時此言此所

帝曰契夏氏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王氏曰五品言其人之品也。夏氏曰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品五典言其

品之典也。詳見上文五教言以其典教也。夏氏曰父子教以義君臣教以禮○孔

氏曰遜順也。司徒說見周官。愚曰百姓不相親睦由五
品人倫不順其道。汝作司徒之官。敬敷五教。敷宣而布之也。
教以誠敬為本。教則能盡教人之道。教以久而成。不可迫也。
故在於寬。呂氏曰。教不是拘迫寬者。各共領大綱。與刑同。故曰。教也。

教以誠敬為本。故在於寬。

帝曰。皇陶變夷。猾夏寇賊。姦九音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孔氏曰。猾亂也。夏華。夏音擊。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亂在

外曰姦。在內曰仇。士獄官也。王氏曰。蠻夷猾夏。在周則大

司馬之職。當時以士官兼之。呂氏曰。古者五刑各為一官。與刑之大夫者。夏氏曰

有服。服其罪也。呂氏曰。服。呂刑謂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

服是也。王氏曰。三就者。就輕就重。與就輕重之中。二居者

居遠居近。與居遠近之中。永嘉鄭氏曰。五刑固各有服於

所服之刑又有二就之別五流固各有宅於所宅之流又有
三居之異蓋罪一也而情各三焉一而三之變而為詳所以
求盡天情之所止也如得其情則無厭乎愈詳矣。孫氏曰
惟明則情偽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愚曰當時刑措不用
然隄防之具聖人不敢廢故以命皋陶

帝曰疇若予工音僉曰垂音濇帝曰俞咨垂汝共音恭工垂拜稽首讓

于父音斨音反暨伯音與音帝曰俞往哉汝諧

孔氏曰疇誰若順也。張氏曰守其法信其度因聖人創作

之制而持循之此之謂若音遂音所音則音非音若音矣。孔氏曰問誰能

順予百工之事垂音臣名共音謂供其職音林氏曰謂使汝為工。

○朱氏曰父斨伯與二臣名音林氏曰謂使汝為工。

○蘇氏曰諧宜也

帝曰疇若予音上下草木鳥獸音僉曰益音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

在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無若張氏曰聖人以萬物爲一體故曰君子草木鳥獸。王

氏曰上下者或山或澤或飛或潛也無若張氏曰君子之時山

時用之以禮故稱於後後漁人入澤漁計之然後從中採鱗鱗爲鱗

然後設網雖草木麥落然後入山林不麇不狎不取不獲葉數皆

不入活池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大夫此皆

共之之德也猶或擊才也伐禽獸繫植以告中國則然也周之法

周公有錫錫錫之法居於山澤也○呂氏曰人君爲天地萬物

之主不欲一物失所故草木鳥獸莫不有職以主之理一而

分殊後世之君不識代天理○唐孔氏曰官以實名言作我之虞

夏氏曰猿羆之長也○林氏曰益向雖掌山澤特爲禹之佐至此

大正爲虞也○林氏曰官皆有職雖工虞無盡志子曰該盡矣

氏曰朱虎熊羆四臣名左傳載八元有仲虺亦二人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二禮僉曰伯夷帝曰咨伯汝作秩宗夙

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求龜龍帝曰俞往哉

思曰百揆重職典禮重事故特咨四岳而以有能發之林氏

工虞皆曰轉谷亦是論四典掌也。孔氏曰三禮天地人之禮伯

夷臣名姜姓秩序宗尊也。葉氏曰天秩有禮天下尊宗高故名

序臣秩是官實爲之主。國語曰按名姓之後能知以時之生攝社之

物玉帛之類采服之且魯秩之重攝攝之所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

心率善與風早寅敬也。呂氏曰敬以直內無它志邪慮自然

清明在躬無一毫汗濁。愚曰三禮所以事神化民必敬而

不慢直而不邪清而不雜然後可以感通冥漠感化黎庶禮

以敬爲主夙夜惟寅無時而不敬也敬則主一而直矣直則

澄肅而清矣敬者本直清者敬之所致也。孔氏曰夔龍二

臣名。愚曰禹益垂伯夷皆遜舜咨之各異曰汝往哉往哉

汝諧往欽哉乃史互文相備蓋往者必能諧能諧斯可往雖

諧亦當敬然欽特言於伯夷者典禮尤當敬也。治夷與孔已見

初今復問而命樂而受命者必九職事故舜特問而伯

夷特陳禮儀伯夷三十二條年之內既有此八條故云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直又子直而汨巡寬而栗剛而無雷庸而

無復詩言志歌永言擊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

人以和

孔氏曰胥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謂天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

○謂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之無生而貴者又曰世子齒子王氏曰胥子將與共天職者也

不可以不教教之道莫善於樂故命夔典樂而教胥子○

唐孔氏曰人之氣質異者失於戕勁而不溫和寬者失於縱

緩而不莊栗剛強者失於苛虐簡易者失於傲慢愚曰直寬剛簡即正

古剛柔三德也○孫氏曰此皆教之使合於中也○愚曰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所以言志也歌者諫其詩

以長其言而聲則依歌緣以為節古者作樂皆使人先歌於聲上然後樂聲依之以終

樂聲也求言入聲也人聲與樂聲比自有宮商角社羽五者聲

之別林氏曰聲之洪而濁者為宮其次曰商聲之清而濁者曰羽其次曰社其在洪濁清濁之中者曰角然五聲有

高下音無以為之準則或失之過與不及故以律呂調和之

律有常度度有常數五聲之高下咸取則焉然後八音能諧

不相奪其倫理故能感神人以和矣

音是衆音和此論曰各音

竹鍾革土木八物各有其音謂之八音八音有清濁聖人差之以爲商角徵羽之聲五聲爲下各有準則聖人制爲六律與五聲相均亦樂者以準於樂聲從器出而又依於未也○新安王曰○愚曰直而溫

以下德之中和也詩言志以下樂之中和也夫大樂與天地

同和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

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懣四暢交

於中而發作於外其感人也深浹於肌膚淪於骨髓使人不

自知其所以然此樂所以爲中和之紀感格幽明而無不和

也以是爲教宜乎直者可使溫寬者可使栗剛簡者可使無

虐無傲皆協于中德而不蹈於僻焉

謂言大同樂者成均之法

之子字爲九有道有德者使教焉以約德教園子中和成均之法以樂諸教園子與道韻言語以樂器張翅手解世兩大卷大誠大德大信大愛大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段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勳勳勳大同樂之權則和樂多備矣○呂氏曰樂之道

莫不於樂感發動靜以人良心油然而生至使太古樂者其心久
五聲不繫於心而於五帝之季卷音權大者黃帝終十以樂即風池
也皆首龍舜樂大禹也樂漢大故及樂樂人武訓也
樂周存六代之樂六后則六呂示低則動物禽獸也

慶曰於鳥擊石拊鼓石百獸率舞

或曰此章疑益獲脫簡重見於此說見益獲

帝曰龍朕即王行力讒說殄殄行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

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孔氏曰即美疾也。新安王氏曰讒說巧誣傷善之說也。孔
氏曰殄絕也。愚曰震動之極也。唐孔氏曰帝呼龍言我
憎疾讒說以善為惡能殄絕君子之行而驚動我衆。蔡氏
曰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教奏後逆必
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而進而讒說不得行矣周
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中書門下皆此職也。王氏曰
百揆者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者王道之始故次命稷富

之然後教之故次命契刑所以弼教故次命皋陶工者備物
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人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而治人
者略且美然後及乎鳥獸草木故次命益自百工至于鳥獸
草木咸若則隆禮樂以養之之時也而禮樂可興矣禮樂者
治之大成也所以事天地鬼神而和理萬物者也故次命夷
夔有禮而後樂生焉故先夷而後夔然則樂者治之成也。

愚曰群賢雖盛苟護間一行則賢者不安前功廢矣舜命龍
於末所以爲群賢之衛而成其終猶上文命十二牧終之以
難任人夫子論爲邦終之以遠佞人也三山陳氏曰禹授而下皆
命之然身以只其體後世小人以爲口實而不可爲之
論不習而未爲後世小人以爲口實而不可爲之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王氏曰二十二二人者四岳一人

蘇氏曰堯故契位與四岳皆
與四人理言咨四岳至咨則皆云

命曰蓋不舉
言以辨也

十二牧九官也。三山陳氏曰功事也典天秩

禮天叙刑天討服天命天下之事無非天之事也。愚曰：僅汝二十二入皆當欽敬而趨時。呂氏曰：惟常欽敬不失常以輔相顯明天之功蓋二十二入職雖不同其為天之功則一容可忽乎故提其綱而總戒於此。

三載考績二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唐孔氏曰：此已下史述舜事。孔氏曰：三年有成故以考功

九載則能否幽明畢見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王氏曰：積

至及於黜陟考則故至於明考績法明衆功皆熙王氏曰：舜二考黜陟而羣臣服之加

而無垢。張氏曰：聖人立法必重其所終稽其所弊故舜不

以二十二人之賢而廢考課之法然急之則詐偽生寬之則

功實見待之以久則在職者得以安心展布不求耳目之功

而為千百年之計所以庶績咸熙。三山陳氏曰：事以久而定法以

為所以肆其刑善人不得積久以見其能二考而黜陟則善惡有得其

善矣。愚曰：唐虞朝無特位官各率屬故皆頌之以久若不待人必持

九載而黜則害多矣人情大寬則肆太嚴則拘故考績於三載時加考
策以俟其怠黜於九載期之以遠以其成二者並行所以為善使
無三載考績之法難黜於三考之餘則或以易言言無廢之患哉
成周家宰職受會詔屬直三歲計治行誅賞蓋州國不同故也○呂
氏曰於此見唐虞廣
大與家與王者不同

分北如字又二苗

王氏曰分北二苗者黜幽也然止於二苗見萬國皆順軌而
千有司者寡矣○呂氏曰二苗左洞庭右彭蠡本在南方前
已竄其君於西裔至此惡黨猶未化故遷於北遷曰分別也北
之其善者留其不善者貶之使背而去也○次嘉鄭氏曰古之化民
老紳士德教別雖設而常欲置而不用不幸而施於一人猶澤涸木
不潤人之德入吾刑而以於多乎於是行德民之法別其非友之民而
別之禮教之邪蕪之以教化已成之俗而變其汚染之習使惡者以
善以並生於天地之間舜之分北二苗周之遷紂民其道一也後世
所懲之論獄不獲有故推峻乃器屬於民之耳目而後出
可勝則益不勝其於至羣聚而屬紂之期亦不仁其於天以一性言豈
有不可化之理大為民而立君亦曰非無失其性後頑冥不可化者豈
其於固然哉聖人於天下之惡所以不為忿怒而致其
哀於善教之方而孟子性善之論亦以然不仁之禍哉○愚曰史載
舜即位以後事不過洛一十二人而以黜陟幽明然之君道

可知矣舜所以無為而治也下文繼言五十載乃死不及其
他見舜為治規模終身不易乎此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涉方乃死

愚曰徵召也舜生三十年而召用又三十年而在位謂即帝

位孔氏曰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載又後五十年而死皇極經世

帝位三十三載乃求位焉禹於大十有七年即位五十載乃死則矣

方方學闕疑孟子曰舜卒於鳴條在野也西狩於河陽年已日暮之

已曰浩劫不應為已備位猶躬躬於外也則降于下

頤命曰惟新厥王是出朕方乃死則揚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反生分類作汨作九共音九篇彙

反餼於據

孔氏曰舜理下土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具

類使相從汨治作典彙勞餼賜也凡十一篇皆亡唐孔

上而序存焉，則之故百篇之序別為一卷。孔安國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則勝其次第附存之，既不見其經。孔氏特順文為說，是亦不可知其他亡書之數也。

書卷之十一